

# 我是爲我所書寫的歷史而活

——尤薩在北京

「有些文學沒有辦法嚴肅對待，必須用幽默、玩笑、鬧劇的方式才寫得出來，才有說服力，例如《旁邊雷翁上尉和勞軍女郎》、《愛情萬歲》這些小說……」

| 張淑英 文·圖片提供



本文作者(右二)與尤薩(右一)的對話，很快地被圍上的人潮打斷。



尤薩今夏在北京開講，強調自己是為所書寫的歷史、故事而活。

# 歷史而活

尤薩今夏在北京開講，強調自己是為所書寫的歷史、「給我台灣的讀者，我最溫暖的問候。——巴爾加斯·尤薩」

享受愛情遠比用手寫來得好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祕魯作家尤薩 (Mario Vargas Llosa：2010年獲獎) 與夫人今年6月12至20日訪問中國九天，分別在上海和北京舉行專題演講與座談會。西班牙駐北京辦事處莫提斯學會主任易瑪女士 (Inmaculada González Fuy) 路陪同。我從台北飛北京，參加17日、18日兩天的活動。行程經過許多學者、朋友的協助 (陳丕議所長、趙振江、尹承東兩位教授)，讓我此行順利參與各項學術活動。這一次是第三次在活動中見到尤薩，也是最近距離的接觸 (第一次是博士生一年，馬德里大學首度舉辦暑期課程，尤薩開講；第二次是2003年墨西哥國際筆會活動)。

由於前一夜上海飛機延誤，尤薩半夜三點才抵達下榻的飯店，錯過了西班牙駐北京大使館的晚宴，翌日上午的演講不見倦容，七十五歲的尤薩依然風采翩翩。17日上午在中國社科院的專題演講〈一個作家的見面〉，大部分敘述自己寫作的經驗和成長歷程，一般對他略有所知的讀者已是耳熟能詳。倒是他在提到幾點，雖然也在他許多不同的散文、文學評論中寫過，仍值得再三回味：文學與幽默、文學與語言、文學與愛情、文學與謠言。

他說：「有些文學沒有辦法嚴肅對待，必須用幽默、玩笑、鬧劇的方式才寫得出來，才有說服力，例如《旁邊雷翁上尉和勞軍女郎》、《愛情萬歲》這些小說。」「寫小說不是要訴說事實，而是要敘述謠言，一種創造的真實，透過歷史來說歷史。」這告白再度印證他寫《馬金斯：弑神的故事》和《謠言中的真實》的脈絡和一貫的寫作態度，他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說〈閱讀與虛構的禮讚〉 («Elogio de la lectura y la ficción») 一樣重述這個理念：至於愛情的題材，他直言：「享受愛情，過情愛生活遠比用手寫來得好太多了。」說得全場聽眾哈哈笑。另外，舞動文學最重要的動力是語言和文

盛宴》和《壞女孩的惡作劇》隱約提到

台北和會講閩南語的人物，不知道這些是信手拈來，隨意書寫，還是他深刻的印象？又，他兼有「小沙特」的美名，亦即服膺沙特所謂文學要跟社會的脈動結合，替弱勢發聲，在當今社會中，他覺得邊緣社群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一口氣趁機再追問，他上午所說的「文學的理由」——爛熟應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去寫作——那麼他身為祕魯作家，一個印加文明豐富的國家，印加文明留下的克丘亞語 (quechua) 是一種語言文字，如果他用克丘亞語書寫創作，他的文學將會是什麼樣貌？是否能夠令今日一樣全球化、

尤薩統整一個半小時下來各式各樣的問題一起回答。他提到：「一個最轉手、敏感且脆弱的問題是：將文學與政治混為一談，政治可以成為文學的素材，但是文學不能為政治所用……今天我已經不認為我個人而活，而是為我所書寫的歷史而活，為我想說的故事而工作。」談到克丘亞語，他特別推崇同胞作家阿奎達斯 (José María Arguedas, 1911-1969)：今年剛好是他的六十歲誕辰，他致力推廣印第安原住民文化，並且用克丘亞語書寫；但是「我自己」，一方面不懂克丘亞語，另一方面，克丘亞語的人口和使用範圍狹小，作為文學創作的語言卻實在太小，並不適合。下午這場座談會豐富有趣，隨著問題的多元與深度，讓尤薩更有興致談他的文學觀。

不忘殷張蘭熙的友誼

17日晚間祕魯大使館的歡迎酒會賓客有限，是就近與尤薩夫婦交談的好時機。由於尤薩的祕書提前告訴他們有一位從台灣去的，尤薩夫人帕德麗西雅由易曉女士陪同，一進門見到我便說：「這位從台灣來！」晚上酒會的賓客和演講與座談會的年輕書迷或「粉絲」最大的不同是，一樣悸動仰望的心，卻不能有樣的衝動和瘋狂，想要親近大師與之交談，不能尖叫，不能旁若無人，

來更多了，我拿出他最新作品《塞爾特人的夢想》 (El sueño del celta, 2010)

請他簽名，他一看是西文版特別興奮，因為幾天簽名下來，都是中譯本。我說這是今年三月在馬德里參觀塞萬提斯學院以他為首的「被遺忘的見證人」攝影展的購買的。這部小說描述十九世紀愛爾蘭學者凱斯門 (Casement) 的外交生涯，揭發諸多違反人權的不公不義，以及比利時雷波多二世 (Leopold II, 1835-1909) 在剛果殖民時期的暴政。我又拿出塞萬提斯中心的邀請函，請他簽下對台灣讀者的問候，告訴他台灣已出版的中譯本，以及行將面世的《公羊的盛宴》 (榆矣，已於月初由聯經出版)，他揚起眉毛，喜形於色。在那分秒必爭的加速度談話當下，看著尤薩的筆，他的背卻已經開始顫動，意味後面的人潮力道已無法抵擋。

訴說的故事要有人分享

我走到一旁，和尤薩夫人聊天。她說旅途遙遠，又有時差，此行訪問中國、日本，時間頗長，而且是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安排的活動 (主管機關為西班牙外交部)，無法一路飛到台灣，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專程拜訪。酒會性質的晚宴時間較短，尤薩與西班牙大使另有約談，瞬間便從人群中消失。在這短暫卻相當近距離的談笑中，從尤薩的表情、應對和言談內容，深覺一個作家最看重的仍然是讀者是否閱讀他的作品，是否了解他／她的故事，還有作品的普及 (各種語言譯本)，那表示他所關心的歷史。他所要訴說的故事有人分享，有人評論，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不管是和諧的共鳴或是雙調的雜音，重要的是有回響，而不是作家一個人的獨白，也不是讀者單純詞語的讚頌。

18日是塞萬提斯學院創立二十周年來，第三年舉辦的「世界西班牙語日」。尤薩夫婦休閒穿著，從塞萬提斯學院大樓一路走過來，先跟小朋友玩桌上足球遊戲，再主持開幕典禮，看學生敲鑼打鼓，巫術表演：已經是祖父、祖

〈周末書房〉

當擔憂漫步於兒  
鮮花朵朵依然確

推薦書：幾米《世界別為我擔

惠童

詩令人驚讚的歡呼、  
迷人的意境在於是靈魂  
思索的非邏輯，充滿感知  
意念的轉移與情動力壓縮  
的拼圖戲劇。創作者是一  
名凝／靈視虛空瞬間躍現  
的圖像，那是靈魂的獨語，  
非常色彩繽紛地現形。創作者在虛空中看見  
了隱像，暗藏著廣大豐厚  
靈魂的舞台，只要畫筆一  
飛舞，詩的白日夢場景在  
畫紙上就生動地具現圖形。詩的創  
動形變，悠遊在虛空的隱像劇場。

幾米是一位白日夢幻境的繪畫詩人，我擔心似乎已漸漸傾向視聽的詩在。譬如：小孩高舉一束雲像巨大  
一朵玫瑰，之後小孩躺在雲裡，像雲的寵物  
羅伯世找不到秘密去探尋這秘密，  
圖呈現是鮮綠黃色的無憂世界，  
朵冰原，孩童穿上冰鞋飛奔，他擔  
有位兒童踩上滑板騰空翻轉在幻想  
心，魔法在天空漂亮地翻滾。白  
劇場，卻容易在現實世界情境中解體，  
像的藝術動力就漸形有力地捍衛，  
狀的戲約請帖。而幾米的幻想世界，  
的精神堡壘奠基在現實情境，我們  
擔心似乎成為彼此存在的認同，  
盾。

這些可愛的日常幻想，是靈魂的  
純淨。童年純真的幻想確實是靈魂！  
入生命成長過程第一道階梯，那是  
成長過程擁有的自傳歷史，而人  
夢塔，有的已成記憶的廢墟，有的  
閱這本裡譽詩劇，感到這牽引著內  
心。

成長過程擔憂的自傳歷史，而人内心  
夢塔，有的已成記憶的廢墟，有的像  
閱這本裡譽詩劇，感到這牽引著內在  
形，我們憶童年時代那些天真無邪  
後來都開出一朵鮮花在心園，因此我  
心懶慢。

世書每頁的圖像顯得是一首詩，  
皆可分別獨立存在，敘說每位小孩與  
差異擔心、擔心，是面臨自我理想「我  
他人也是表達關愛的真摯。擔心、來  
也更確定這無限變化的世界氛圍，那  
顧右盼地錯愕。懷著擔心，我們一路  
長大的形形色。然而擔心，其實也是  
表徵，而當我們遇見幾米色彩繽紛的畫  
面就變得不躁動，卻是悅地騰空飛翔。

2011 第六屆  
懷恩文學獎  
徵文開始收件  
8月26日截止收

主辦單位：懷恩慈善基金會、聯合  
徵文：1,000至2,000字散文。

●組別：  
兩大寫作組：首獎十萬元  
社會組：首獎十萬元  
學生組：首獎八萬元

●收件：即日起收件至8月26日止  
於A4白紙上，一式三份，另紙寫  
基本資料，一律掛號郵寄至「(22  
大同路一段363號，聯合報副刊收」  
詳細辦法請上網：<http://mag.udn.com>

〈聯副文訊〉  
吳兆南相聲劇藝社演出  
《百年相聲·起藝吧！》

紀念民國百年，戲曲界有另類方式，  
將推出《百年相聲·起藝吧！》，去年  
高齡八十五的吳兆南與門下弟子郎祖筠  
孫姍天語，魏龍豪弟子傅詩合作，重現  
更特別的是邀請歐美中樂團隊擔任助  
演的「黃衫演」，將由中上策

字：「成就文學一連串的理由當中，重要的元素是語言文字的使用，要熟悉自己的語言，充分掌握自己的文字。」

**政治可以成為文學素材，但文學不能為政治所用**

針對最後這一點，下午在社科院的座談會中我也提問。在大部分作家學者輪番評論與表達對尤薩的敬意之後，我先用中文問候在場聽眾，說明自己前一夜才從台北抵京，緊接著便用西文直接問候尤薩。我提到我帶來台灣讀者的問候，這個他曾經三度造訪的美麗之島，希望他接受跟他最有淵源的中華民國筆會的邀請，以及他經常念茲在茲的與殷張蘭熙女士的情誼，近期得有機緣四度訪問台灣。我提到，他的作品《公羊的

不能一個人霸占。尤薩一進門，也許是下午座談會餘音猶在，身材高挑的他屈身，我們一個西式的擁抱，備感親切。我拿出筆會2002年的殷張蘭熙女士的特輯，他見到1979年兩人在里約、熱內盧的合照，一見如故，侃侃而談，說起他與殷女士過去志趣相投，合作過許多事情；說他仍然定期收到筆會季刊，關心目前運作是否一如往昔，筆會組織與活動是否依然順暢活躍？詢問我的工作，又問我從台灣去中國是否順利無礙，是否需要簽證？對岸來台是否一樣通暢無阻？一邊交談當兒，我順手交給他台大外文系系主任、中華民國筆會主編梁欣榮教授的正式邀請函，他隨即收下放進西裝口袋。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身旁擁簇的人越

母輩的尤薩夫婦，看到這群小朋友，顯然心情更為放鬆，也拿起照相機捕捉精采畫面。許多不遠千里，從新疆、哈爾濱等地前來的年輕學子，抱著一堆中譯本，夾雜在密集的活動和人潮中。西語母語的讀者以外，龐大的中文讀者群展現的熱情，可能也是尤薩此次亞洲行的發現與收穫。

回到台北當夜，看到西班牙的朋友寄來西班牙國家電視台轉播的畫面，除了座談會的提問，還有台灣在北京的出版社與讀者拿著正體版的《城市與狗》、《天堂在另一個街角》（編按，兩書均由聯經出版）的書影對著鏡頭，向西班牙觀眾問好。顯然，此次尤薩訪問亞洲城市（上海、北京、東京，在每個角落散播讀者的天堂。

儀隊。

吳兆南相聲劇藝社現任團長劉增鍇作量最大的相聲演員，本次新編群口聲治國的理念宣示成立「相聲黨」，聲大師吳兆南，則特別創作了《百年往。

9月17、18日兩天三場在台北02-2391-4599；詳情請上網：[wuzhaona.com](http://wuzhaona.com)

**第一屆台中文學獎8月15日**

「2011第一屆台中文學獎」以「我」為旨，徵選小說、散文、新詩、少年小說，總獎金高達一百三十八萬元，即8月15日止，詳細辦法與內容詳見[culture.taichung.gov.tw](http://culture.taichung.gov.tw)，或舒讀網www